三淵集 六

書

三淵集卷之十七目錄

書

上伯父
上伯氏七
上仲氏五
與大有七
與敬明十三
上從氏府使公昌國○二
寄養謙五
寄致謙五

寄厚謙三
答濟謙二
寄彥謙五
寄信謙
寄用謙
寄文行七

三淵集卷之十七

書

上伯父

拜違以來寒事窮深山川風雪邈然有萬里之勢懸仰之苦不可名狀伏未審履茲初陽氣候若何討今歸臥華陰凡百便愜仰慕無任區區猶子間闕氷途行六日始達山下盖以取路迂回亦復一宿於淸平故也只今見棲大乘身境俱淸所聆者百圍風杉所玩者千尺氷瀑時復敻然獨上倚絶巘臨曲淵指點其雲氣靈邃處似是梅月翁所留躅而被僧挽住不

得至曲淵村家然其路不甚險絕雖杖屨足可一遭來往深悔夏間不陪到此菴耳眞田申看形勢終復愜意黑淵雖好恐難以易之況聞其程道大爽初筭其遠於眞田幾百數十里路遠旣如許而他未有大勝此者農土之宜或反不如此云雖未目見而八九分不入心矣此菴有戒淳者自言曾棲神秀屢次謁見云而亦恨夏間行次時未及迎拜於山中耳千萬都俟拜侍還歸可趁來望未間伏祝氣候節衛得萬安不備

上伯氏

先妣狀文留意久矣苦無泚筆之隙因循閱歲以爲
罪恨適此處靜構拙以呈自知繁冗太甚而情發難
裁畢竟如此伏望入覽後轉示兩弟俾各籤疑更賜
回教如何文成淹久未及經仲氏眼目悲恨之切益
覺梟扃閟邃摧隕柰何

上伯氏

歲換浹望闊若隔世懷仰十倍於常時伏惟履新起
居與合眷大小弁納休慶而釋頁一事亦依願蒙俞
旨瞻企不任遠忱弟始滿甲子自憎頑甚而念及親
愛中多少未到此者何限可惜聞李子東奄爲古人

哭望雪山悲不自勝四世交誼固無可比而自是其人可惜周旋者久益知肝膽無間而今遽失之晚世友道絕於此矣怛怛奈何

偶閱朱子語類得兄拜弟一款頗明的可據從前於玉洞祠墓無以爲禮情不得展矣自得此證弟則欲爲展拜未知如何此在語類儀禮士冠條有曰雖兄亦答拜試令敬明檢出仍與商定如何

上伯氏

弟已到楓岳擇取精藍以棲止蕭然無飲啄之慮只以焚香誦易爲事一生六入今番爲最適意然念不

可以再誦唐詩能得幾回過亦不無悽慨矣

上伯氏

查正事伏承下示以悉曲折矣朝家主意果出於逃
故隣族之救弊則豈不美哉而從前如許等事如詳
定量田之類號爲恤民而終爲厲民之歸今者括入
錢布安知不爲北漢支用耶此邑汰定之數不惟五
百實則八百名也試念一邑中各樣目屬乃占民戶
原數三分之一而不爲剝割之歸耶更考備局行關
的以鄉廳吏隷不少分揀而括之至於願募之不免
尤爲寃悶當初官家之誘募盖出於賑政所用及軍

器書籍之備所謂要用所致也爲守令者不待朝令擅給帖文固爲可罪而以渠輩言之旣已備納重價矣年久之後復徵身布可謂買用不售矣豈可曰孰令汝見欺於官家而不復分揀也哉竊謂官家之罔民與朝家之籠罩殆爛漫同歸而謗有所分矣此輩如欲盡淨究治則當於前後守令之濫爲捧錢者討償民財而後民可無辭於汰定矣不然籠罩而硬行之民曰難防恐有愧於商君三丈之木矣昨聞一校生在同甫時曾備書籍而免役矣今在汰中願推舊物以補納布之用亦可好笑爲今官者亦無辭可答

擧隅可知其無限難便矣伏望更加澄省圖所以變通如何

上伯氏

三昨到此伏承下書仰慰無已且審趨班告撤庚有暇息之適以爲喜幸而 上候加減猶靡常源流風波似有所激惱而妨調也大事大事黃江疏易題快筆勢若破竹尹若有靈定不禁汗浹背矣又有猛者趙臺數百言字挾風霜不惟其敢言可獎自是邃於經學者其論君師一體高壓父子之上皆有援據眞可謂發所未發而及至源流一款冷語了之尤見識

力之高可敬可敬

上伯氏

七寶山大過所聞幽奇中能兼疎朗會象臺妙過天一天一所覽多冗長可刪而此則屬目皆端淑且天一據穢土而所矚者三面此則當中玉立四圍皆秀峰平生所罕覩也或謂山色欠潔白亦偏見也沉香濃色自然神異未可以黑白容評或似鰲山或似石假或似蜃樓玲瓏恍惚自令人心醉石間多奇松映蔚尤奇尤奇登開心臺望千佛萬獅奇怪萬狀臺上無塵穢渾是金沙玉地正值梨花盛開似非人界也

千佛瀑高可百仞大乘菴在其上平對海門瀑可易得而菴勝無雙矣此在咸豐境而又有觀音窟在北靑縹緲孤秀上下十里無一點塵土令人不敢唾亦絕境也

上伯氏

到配後屢承下書而一未奉答深以爲鬱卽於統營便伏承初八下復書細審傷處似損食路漸勝靜養之節反勝於在京日欣喜之劇亦可見定力之堅伏切欽歎之至弟病殆日臻隔坡反虞不聞哭聲人理窮酷尚何仰喻倩白不備千萬厚衛勝癉至禱至禱

容齋所記逍遥洞幽奇無比試令兒輩往賞傳奇以解悁鬱如何

上仲氏

頃承下書追以爲慰嚴沍一倍伏未審起居若何竊想冷寓凡百必有所酸苦者矣慮慕甚至弟棲息幸得安保而喫麵燒榾不乏之讀書之材料固不敢以赤脚上岳爲高致稍尋不爐之初意試以所携啓蒙略略玩索從而貫讀則胸中有些開豁其於象數之大法幾皆領會而至若訓詁諸說隨見隨解無大礙滯前之未解而疾過者今或莞爾而得之但辨別之工

則大有未至凡諸甲乙之異同似是似非者獨未能勘而破之有若矮人之觀場從他指示而已然此則姑且以已解可悅者融會浹洽之久則或庶幾了了白黑矣且此等工夫固非所長而從前用心未嘗不留於此精神從而注焉因以成癖顧於他書之浩大明暢者每覺味短不欲再讀是亦有係之病也而然爲今之計正如老病之人方患厭食而適思一味則雖有害之物勢將誘進而勸之惟以接口爲幸況未必有害者乎朱子亦嘗曰平生只觀大學啓蒙如弟力量雖一啓蒙足矣以是自勉未知果如何也

上仲氏

拜違無幾忽過南至山川風雪復此浩渺懸仰盈懷不但始欲愁而已伏未審比來起居若何昏事計已順過餘擾已澄草堂中明牕靜几可供新功引領神往幾俛仰再陪矣弟在途巽坎在所可略見今致身絕菴爰得我所冷淡趣味大抵在顏公山記氷雪中時得微逕則披老杉拂苦竹上造絕巘指點曲淵之源雲氣深處曰梅月翁所留蹤者耶不則循溪而下縱觀氷瀑倚枯而瞑僧雖告以日晚亦不應其東臺之勝比昔見尤縹緲瀑長亦如之有老釋言白洲來

游時嘗量過乃百七十丈𠫭以已見似不爲過矣明
春冥會得續天磨之蠋者種種秘區可太半搜踏不
欲以毫楮先露聲息耳

上仲氏

伏承簡幅之賜封皮有數字手教爲慰大矣閱書喜
得披展所恨未洒落葢似心允而口不服其中申論
分別一段依舊儱侗研尋兩日莫得其要領更取前
書而參考之則是是非非出於事理而不出於智云
者分明以分別與是非渾歸之所而不以爲能也緣
此引出多少葛藤終沒巴鼻弟竊悶焉戲爲小騃寫

在四片紙矣追聞敬明之言兄主亦以能所辨其分別一段恐此八九分中窾雖有未盡破者亦不多矣小紙同褁以往

此段自謂已曾明白而又復不明白誠所未曉但旣曰智是分別是非底則以側仁是愛物底義是度事底體用則同矣以能所言之仁以愛物物非愛也義以度事事非宜也智以分別是非是非非分別也是則分別之爲能而不爲所亦明矣竊觀其意似是渾分別與是非而屬之所焉曰分別不親切不如易以神明其所謂鑑能照物姸媸非鑑

以喩是非之非智則似矣然何害分別之爲能也鑑譬則智也照譬則分別也姸媸譬則是非也鑑之爲照可以明智與分別體用之貫也姸媸之非照可以明是非與分別能所之判也體用與能所旣別白而分別之於智亦無愧乎仁之愛義之宜矣

心性之辨方且未契安在其大處不參差而爛漫同歸乎恐欠誠確

雲峰之書行于世者雖充棟汗牛而據此一段亦可判其得失苟有失焉非見差則乃說病也然說

病重則未信其見不差也失於此者大則難許其得於彼者多也要在明白勘辨不當況作寬假語耳

按大傳訓釋則有曰卦爻陰陽皆形而上者其理則道蓋卦爻陰陽所蘊者悉天事人事而冲漠之妙自在上面道器之分如是而已曷嘗層分高下限截先後以明其在天在人者哉

上仲氏

忽忽窮陰懷仰增深忽此跫音之至下書自其袖出忙手披讀喜豁無量仍伏審捲出三洲以後起居粗

安而棟宇江山所以觸惹悲端者恐難以閉戶可頓遣奈何奈何弟一向安過來後四十日只以放浪棲遑消之入處板屋僅半月始理簡編而白地排煙戶井臼米鹽皆似關手餘暇則出入澗谷輒起疏鑿營度之念迹閒而心未恬殊非入山本意私自發笑中庸讀至十餘章未及深究起疑而自不明不行兩段以至不遠人爲道三段已覺其紛綸錯綜苦難領會有若經義非艱而章句惟艱蓋其逐節判科目處似多有不必然者未知讀之益精之後則果可見其固當然乎否讀畢後當有所稟扣今便有未暇焉自餘

當寒衛重爲禱

上仲氏

所教香山記勝事非不留意而卒卒未成篇俟成當呈覽也其山大略峰巒之欠峭發固嘗揣料之矣獨怪其洞壑窄陋無可散策處融峙都闕而却能與金剛競爽者未知其由所謂龍虎控抱金碧焜燿之實則信有之矣上院三瀑金法二菴其縹緲奇奥在金剛可居上品此其擅勝之所在者耶

與大有

悤悤芒芒三日之隨亦無叙別之暇縱使趕及龍灣

亦將如斯矣然以其悤悤未覺銷魂之百倍於他別彼此蓋亦同矣獨此落來心事始覺難堪况念山川踔遠氷雪奰屓愈遠而不知其所極殆不欲究思至於病弱難强則有神明在爲君撥置久矣計程今日當抵黃州未知凌厲撼頓無甚受損否一心旌懸殆食息所未弛也俺落來作惡言不可悉冒寒犯昏以致苦痛於東州之夜留一日力尋前路只此數日役乍歇乍動猶且關心如此豈所謂見小敵怯者乎別語未了者擬塡七篇而滾滾思來題外出題不覺完四十篇詩格雖未高奇紀實則有之自和者言之可

免汗漫牽强之患而儼然四十篇叅合爲百二十首定勝於他酬唱幸勉爲之爲佳但語犯忌諱此紙難渡鴨江只抄題頭數字而暗和之爲可耶

與大有

此間棲息依昨樓居旣好不知有毒暑而古松流水聞空友讀易喃喃振孫讀史于傍能商得失以獻笑菜把則取諸隣菴吾事亦云濟矣

答大有

所論近作推極于神化之域令人捧腹蓋少日偏於求奇慳於割捨未能於氣脉韻折處用意故牽强砌

湊不成體度者居多到老回看有可笑處所欲致意者思不踰格氣不累調而習久格定未能盡如擬議然亦攺絃有迹以爲無斧鑿痕者似由是也所評春行詩有什麼口氣云者不勝捧腹蓋太老反醜太切反拙俺亦知其如此特取其靠實著題有足解頤者耳

與大有

邈爾阻信一至於此雖燕行何以過此所未解鬱者君之調況果何勝劣而石郊心臺方何爲住耶引領爲勞何可盡述也俺遍踏六鎭回到鏡城方向七寶

身上連得安健亦蒙多助而免窘敗矣昔年仲氏抵俺書有西水羅地盡頭之說杳不知爲何處也乃今踏過在白首之年吁亦異矣若追躡宿躅所感非一緖則愴涕尤無窮也

與大有

在洞陰附書白足矣其已收否霜候頗厲未諳比來氣味如何戀念靡已俺歸處新廬凡百愜意名其處曰谷口以謂爲華陰之初地也室曰搏厚堂曰悠久樓曰高明蓋取中庸之旨以自觀省而悠久之中寓祝多矣僧去時所寄雜詠覽否追作歌菴冷亭二首

足戍感遇一什早晚自致見所轉達于伯氏有日矣君其取見而或和其一二爲可如祟寒熱則不須强爲矣

答大有

朝伻得書知追到大巖而虗還引領增黯惘矣此間閴寂殊甚乍收鬧中之神而闊氷纖月步院若無悰念南遊者問舍求田果將焉所止泊梁鴻之顧瞻城闕而噫亦可謂先獲矣明將拂曙向楊山作此俾傳往燈下不究宣

與大有

阻信久矣風日連不佳未諳爲況如何似聞信姪占魁困而得之太振耀亦非君所望謂之悅親則不可只可塞斷大門鍛却鵬翼於已分於門祚庶無盈溢之患庭訓未嘗不如此而今可申申矣俺獨留悠然誦讀不輟惜乎過去之閒拋日也

答敬明

俺自來屢易棲所城中諸寺大抵醜鬧此寺乃開元最與雞犬相接始望而嚬蹙也稍廻而若成一壑林樾陂塘隱約有中州道觀之致夏月處之當益佳矣有禪定僧一人過而留焉與之默處深房戶外兩屨

而已西將臺嘗一登望雪山滿目江漢縱橫雖使曹李輩臨之不得不竦劒悲歌蓋其地勢使然北俯三田碑東睨汗伊峰痛可言耶突起城外東北而名蜂峰者最爲城中所忌當時有一虜酋跳梁其上窺我動靜我軍善砲者一舉而使兩脚騰空獨此稍可追快循城而下山僧指而相語曰此李將軍殺賊處其地夷而不巖宜其僕緣之易也到天柱寺觀處能遺稿詩情甚豪其在古詩淋漓瀾翻處如錦袖舞風明珠走盤近體稍俗亦有自造語終是近世貫高未可輕評也

答敬明

陳同甫集覽之甚豁人胸懷世之欲免腐儒窠臼者不可廢也中興策中經略荊襄以秦齊兩方爲東西伸縮之勢捭闔如神酌古論鄧艾之徼幸成功羊祜之失機西陵亦爲確論讀史如此公者可謂不草草矣近看五代紀而汗漫苦未記梁晋血戰多在魏州魏固大名府而相貝二州莫知東西相豈魏之南而黎陽亦在相耶澶與滑離合遠近亦如何須詳考以示爲妙

答敬明

令此披閱內典初非欲究竟修證也無以遣日聊復
爲爾申象村所謂經書則艱於理會史記則苦多感
憤政爲吾今日設也但恐看來看去咬蔗味深或至
弄假成眞未保其必不然然以余今日氣力豈有刻
厲鑽研坐進此道之望耶若儒若佛决知其不能眞
實用力以造乎妙奥而獨其身世之感於彼幻寂之
說乍若有所依著焉所以徊徨戀向不能舍去者非
專以揣量精力與牵攣習氣而然也至於彼此偏正
之辨則比如渴人之遇水取其近手苟以療喉耳何
暇以淸濁甘醎爲取舍乎然用功難易之故亦入思

量矣大抵儒者自有規模自有體面其爲道也不遠人而行之不擇事而安之左之右之汎應曲副從容乎肯綮之中而動中其窾會由是而行其典禮正其倫理如此然後方可謂之儒者規模儒者體面不然而其所安身立命稍或倚於偏奇涉於枯虛則已不是中庸塗轍也允廸乎茲未信其非難而在余則殆有甚焉幼旣無檢押之節固束其筋骨壯未有存省之功鋤治其田地七顚八倒奄至不動之年則萬事破敗日暮途遠矣自罹荼毒一片神明之區盡爲痛寃懣鬱之氣所蟠據駭掉沸戰無一刻平靖之時蓋

已成狂疾特未發出耳以此方寸可使之立大本而
行達道乎所謂解維正桅氷釋理順之意味自是闖
門墻得欛柄者之說耳非所以誘日暮途遠之人也
抑敬明豈以我厭薄吾道如夏蟲之疑氷乎余非如
是也豈以我可爲而不爲類折枝不用力者耶余非
如是也蓋豈敢憚行畏不能趨是實余之原情自卜
已審者矣然難易之說非止於此既爲釁逆之身苦
不欲與人相接對客酬應之際一言感觸五内攅刺
雖家人兒小稍遭噪聒則不耐苦悶假使日後須命
得延而分不能置身醜夷與人事相周旋獨可以自

遣惟屛遠蹤迹淪晦聲光爲得策耳至若居家而左
妻右子應俗而弔喪問疾人事之至重而莫可廢焉
者也儒道大要擧不外此余之苦苦不堪忍亦莫甚
於此强而行之必發狂疾姑舍是而治其餘云則若
是而爲儒者之規模體面無有是處昧昧反復而思
惟此道理處分極難其易也惟氣剛心烈精於義而
達於權者乎余則非其人矣夫因吾身之難立而擬
儒道爲支離不簡余所不敢聞儒道之易行而謂吾
力足可跂及余所不能雖然自道言之隨處會通宜
無隔塞不可行之時而體合背離則存乎人之賢否

素位而行隨分而遣隱忍以處心堅苦以持身古之道理有在於是貞慤如敬明者可以與此吾雖不能而猶爲敬明願之棲心苦淡寄迹虛幻依違人鬼兀同土木悠悠忽忽苟度時日吾欲云云冀敬明之恕焉向來精力未至此竭敗心地未至此荒亂之時閒讀中庸有所興起慨然有高山景行之志則輒爲詞章之習誘乎外修煉之欲根乎內左右牽制使不由正路心與心鬬曾已劇矣今也則萬事已了諸念灰盡種種客習多已自崖而反獨此耽看禪悅一味耳敬明旁見必以爲秪殘鄴城拔此則庶有混一之勢

是以有丁寧勸止而殊不知今日情勢如窮鳥之竄幽怯於喬木彼此取舍之間以偏買正之難反有甚於向來多岐之惑耳噫始以因循前却擔閣半生至於今日道窮途盡則聊淹之地將不免爲其究之宅是其時節因緣式使之然也哀哉奈何嘗中夜未寐倚壁摽擗腸肉盡裂則輒持粟谷以妄塞悲之說三復流涕我思古人豈不以至慟難寄寄之無生而身世無聊依於枯空而然耶然哿矣粟谷以年則少於我矣以情則不如我毒矣蓋猶有轉身之路廣也今余則已矣已矣命之窮矣其將與堯舜周孔之道恨

恨作別耶人皆堯舜固是正訓而難施於狂憒喪性之人此正如稻粱芻豢雖曰美味獨不可於久疾者之爽口有從而勸者曰權且喫果啜茶以延其命脉可乎或曰不然雖至嘔逆翻胃而死必無廢稻粱芻豢之二說也吾不能辨其得失而私有所商量矣

答敬明

書來知仁甫遽逝一慟之至行自病矣奈何奈何卓爾亡後以渠視弟雖窮毒煎迫之際對輒欣然開胸比來合弁時少猶以爲恨今則九泉矣何處更得來直冒痛悼己覺悶塞難堪癸亥至今十年餘矣渠之

所得於其間者果是何事以其通慧沉粹之資志業未究竟從短運當共與千古志士均此悼惜也

與敬明

俺眠食旣適亦無外事妨奪頗得從事魯論精力雖短而意味則長循是不輟庶收桑榆之功而何可必也間閱延平問答若將有洒然默契處而旋又失之然愛而不釋實有晚相見之嘆爾

答敬明

此間棲定非不穩而宿習與戲魔潛尼夫嚮裏意思者非止一二然皆陰柔未立之罪悼嘆奈何所砭吟

哦之分靜功者實爲頂針方將自答而此言如劊身
其敢忽諸浚弟大攬一場而去方欲歛氣澄觀則又
有村學生聒聒伊吾大妨杜機而亦未能推却則多
見剛力之不足也因浚弟來討重理易經成誦幾遍
凡於玄賾無形影處心目不及所考校者只不出程
傳本義之異同而不能不致憾乎二夫子之不及周
孔也然此無可奈何只平心讀卦彖大象之文而不
求甚解亦覺意味淵長便欲君亦做此工夫待至會
面時講討相說以解未知如何中庸雖未卒功也不
妨兼看此經比來課誦覺書之易了者莫如此經一

卦只百餘字成誦甚簡易未誦前亦不必屈首汨沒於傳本義是非藪中以致頭痛而神傷也試依此言日誦一卦訓詁則只觀本義如何

答敬明

太極卜夜之奇聞來神往但未知曉枕長話講甚理事如是懷尼舊案而已則未必勝讀十年吾輩曾宿所負於霜溪素月者亦多矣何由說與主人會得環中意耶此間棲息眞與所謂旅焚其次者僦寓禪室不無墮餓之念猶不廢與純講評閒讀易經得些雞肋之味亦免爲全不用心矣

與敬明

此間棲息大抵佳適而精舍得地淸絕愜意殆無毫髮餘憾每周繞園塢輒有好峰森朗呈奇氷雪中尤難爲懷倦而入處牕明几靜宛如陶山記所述而所欠玩索一段事耳蓋爇燒撼頓之餘仍成頹憊迄今靜坐時少仰卧時多案上太極壁上先天圖乍觸心目若有新見之可喜者而俄又淡暗悤悤歲將了矣有時思園治心荒之説不覺發笑想聞之亦一笑也

答敬明

旼歲浹望而始得一書其爲披豁可知其沒量也况

審迎送之際得免病惱尤以爲喜此間窮山添齒倫緒非一念仲氏隙駟此速而又恰是甲子一周使天少假及此則進德立言當復有充展者凝思及此繼以涕隕也先狀依情寫去不暇顧體要如何承伯氏示諭大家不以大體見病亦云幸矣自餘小疵自可面商而點化矣近因作兩件文字恐痛泚筆若刃攢腸心事若新人之爲頑噫亦甚矣

與敬明

新春宿痾氷雪與融遠情所祈賀而獻歲浹月夐闊不相聞甚矣巖處之塞情也俺始滿甲子自惜其頹

延而悤悤過了幾何不爲賊乎餘日調度茫無可擬
思前筭後於是爲切而此際鬧子東幽問失聲隕神
其人實可惜豈但爲四世交誼而然哉歲前所業只
易經繹誦一遍繼閱邵書及蔡律間間領會比前差
勝遂欲以象學爲歸宿分知非程朱大中之程而正
如失船者寄一片板苟免沉淪則幸矣短景窮轍計
多窘柰何

與敬明

去月月初書披慰未已春寒苦未退淸明已過而猶
欠暄姸未諳此時將息如何曾承嘔泄不甚食治亦

勝便是好消息今能一味否復此憧憧俺依遺而冷節過矣未申雨露之感悽疚昌已葺編工夫比爲惡業所奪滚滚沓拖久矣不夢羲文何恨如之聞君謫到臨卦何其流利可知意味濃至上口却容易也佛書所謂有時因好月不覺過滄洲豈謂是耶全然難解者多在爻辭朱子所謂説易到此處沒可推者誠無奈何然只讀孔子彖傳意味淵永至於咸卦之由伊川亦説得贍暢可喜玩索此等處亦足以忘肉味至於爻辭雜隤處有同卦影吾戲謂周公亦未的見其象只依俙説去如焦贛揚雄湊合成書者占則有

驗蓋非渠預見其象如眼分黑白也周公之立象固異於焦揚而然終亦依俙影說非十分的定也未知君意以爲如何

與敬明別紙

通書中淡而不淫和而不傷求其旨意則然而板本淫與傷相換錯未知他本皆如此而君則尋常看如何耶細看註解妖淫導欲愁怨增悲云云則其爲錯換決矣

混兮闢兮註解中一動一靜當分貼於一混一闢耶據語類中混言太極闢言陰陽五行以後以是爲解

則只關之一字舍得一動一靜而又有一說以混爲誠之復以闗爲誠之通則意又差異未知何以爲決耶

與敬明

鬱陶中得領新元手書喜慰無盡從嫂之喪乃出此日承訃驚慟不可言因養謙報示移僦狀始聞出寓鷗亭而書辭中以淸曠安適爲說已是可喜又聞讀易遍過三十六宮亦可見鷗亭氣力顧此坐地之勝如百源者全無功課亦何謂也況且輥到此歲悼頑惜無聞不知所爲悰也通書嗜未甘忽被朱子書分

功有同左右攖而撑拄腸肚便覺意味淺淡只此可見主一無工夫豈書之答哉

通書混闢解終欠瑩晰他處引用大抵多以陰陽闔闢爲解如作費隱揲看則亦不協於其無窮之意一闔一闢方見其如此如自本源冲漠而散爲萬象則如是爲說似不妙矣小過卦不過防之解本義欠快小註中有可採者曾著眼否竊想其文義葢言不過而防之爲順本義之作過防似欠清快未知如何

非不過而防之也乃不過故防之也陰多而陽少過者陰而防之者陽也

上從氏府使公 昌國

拜違後豈勝懸慕而憂擾爲日尚未有一書馳候此實日夕所憧憧而老炎此酷伏問比來政候若何官况冷薄已承一二來聲而但想訟庭如水印封生苔允愜於雅性簡靜夫豈有鬱鬱久居之嘆哉此間弟病痰嗽增劇晝夜喘喘焦悶之切不知爲悰觀此憂端所抵澒洞終年勢也寒溪秋約恐墜渺茫引領益惘然竊承有乘霽觀瀑之行彩虹紫煙果愜所聞否游目所及弟所樹屋亦必在指點中居僧或有道之者否書到此不覺林慚之無盡爾

上從氏府使公

拜辭悤悤未及見愆候復常而退悵黯之餘仰慮萬萬然竊念喎勢旣正語音亦暢比初向安則可知特左運不如常耳寬心善調則勿藥豈無期乎似見意思若不能於須臾轉添煩熱有可悶者此殆由於常時輕健實倍於人而一朝反之若驥縶而鶴鎩曾所未慣尤難耐過而然也然須轉念而思之若是身之偶中桎梏始覩以没奈何俄至於相忘恬焉之間便臻乎脫然之域矣蓋在病待瘳若作十年計則或旬望而瘳作旬望計則反成累年不瘳有心固不如無

心而心動適所以生別證也以此思量庶知其寬調之有益矣千萬留神竊所仰禱從弟歸處新廬凡百愜意自此永鎭谷口管雲物守墨莊庶免爲蓬累則大幸也

答養謙

書來知粗過爲慰科事時議固勿論而在我功課優乏之不可不忖量而爲進止也忝離開吾斯之未信何事不然要不可苟也若曰他人或有如我者而隨逐而淪胥此今日俗態之可哀者也豈吾家子弟之所宜效乎知欲歛躅而幹役于檗溪可謂善思矣

答養謙

墨奴至見書知經宿無事爲慰此間亦依遣矣官事如亂髮固益難堪矣以些小精力專一措辦猶有難給之患而乃於其間曲副私溷不惟害公乃所以爲自煎熬自銷鑠也豈不悲哉推奴一事向者凶殺之後自有執言可斬截矣徵債亦大撓民勿論當推不當推權爲倚閣以專意於官事事理當然而今乃曲徇顔情無一違拒若從君父之命令是何不思之甚也聞墨世言見有推奴徵債者方被容接大可寒心果是心弱不能痛割猛揮則試以我日不可之教明

白指諉急急捲送無復罣難如何如何我於官事固不欲與知而此事禁斷則欲擔當焉後有來者只以有我教打發雖有伯氏之囑勿爲苟從如是立心堅如金石而後可以做事矣小仁者大仁之賊汝豈樂爲是哉只由昏弱之甚不以輕重本末裁斷故也余言不再切勿復然可也

答養謙

墨奴至見書爲慰但荒政關慮有可悶然今日賑事亦無好策自古只賣爵勸分而爵帖則自前欺民多矣今欲勒授則杖而後可行知其難矣勸分亦歸於

胥使且平康豈有許多富民乎除此兩件外惟畏齋松葉法可以助穀之不逮而民不肯㕸則奈何畢竟均分糶穀加以耗穀之外更何措手乎貿辦一事惟幹能者爲之而猶不免敗事而惹醜拙者其可効乎力分外無可周旋亦何必騷騷自底乎處之一如優閒則慮事度宜庶免顚錯矣余新廬靜臥意味頗適俞郞來與對榻則商量書史定勝於他處十倍矣

答養謙

歲改思切太奴來傳書喜認新春合衙安吉而但聞煩劇愈甚不遑食息實是難堪之道愁悶愁悶况收

羅爲緊務而過時難捧將若之何窮臘莅任上司合諒其非慢而且當賑之民施以鞭撻非仁人所可爲也雖未準捧只可甘心俟譴矣余比無呻吟頗能誦書俞郎之慰寂亦多矣念後欲還家只可任之矣偶見家語有一段可喜者漫錄往且讀書錄曰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言冗長此語可珮服所謂貴簡者非不爲囑所當囑問所當問也但適可而止不雜以閒漫語之謂也對吏胥最宜如此至於鄉所輩則當虛心推誠凡可以考事例訪民風者不妨疊疊咨詢亦宜以莊穆之色接之可也千萬不悉只冀愼護

子路爲蒲宰問政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敏可以攝勇寛而敬可以懷强愛而恕可以蘇困温而斷可以抑奸以此加之政不難矣

答養謙

伻至見書知安過爲慰余昨趂與粟經夜月精今早入山城登四王峰値霧氣乍褰指點海澨及殷長縣郭頗能盪胸而歸休于貝寺捴論一山面目固不如遠望之奇而廹而視之亦能磅礴磊落足可與天磨爭雄而輿粟寺樓之疎敞月精谷口之幽邃未可多

得井泉在在清洌亦金剛之所愧廣石則雖欠瑩滑鋪張可喜坐石上回望四王數峰亦可以凝思朗吟矣食後當旋歸先走此傔略附不一

答致謙

專人來見汝望日書披悉多少欣慰不可量信後大雨無前兩儀若改判者未知其處不至如此否余依遣廿二三兩夜驚惸失魄於大麓間者曾所未經也幸所居處高而稍坦得免巖壓矣伯父文集將入梓于嶺營云何等喜幸來五冊靜裏細閱過更爲打點以送而家記則皆是陳世德述祖訓勤摯著實而文

字亦好不可加手故欲全存之尋常陪誨終日所聞要不出於家訓山居兩欵而已今若以家記遊記立爲綱領而傳以他文若干似得宜矣遊記中亦不可不論文格而全收故汰去六七篇而谷雲以前入選數篇亦欠渾熟而第畱之

答致謙

初九書至聞麟病竟不救驚慟何可言兄主之所鍾愛汝之所扶仗遽見其仆一何慘切況渠平順富文墨豈非重可惜乎前書已云毋論嫡庶零剥向盡上墓少而占土多不幸乃如此怛怛奈何相立至又見

書述悲與憂埋種種不忍聞亦無好商量眞所謂天之抗我如不克者也孔子曰貧而無怨難怨亦聖人之所不禁而但不可長置懊恨於心而口出嗟咄聲庶免爲小人長戚戚也子桑戶之呼天與父似乎怨矣終則曰然而至此極者命矣夫斯其爲達矣余依遣近日意況正是無人亦自悠然處靜之適向來所未有最難者書役家簡七八張亦耐眩揮汗而辦之又苦文債沓至被督輒頭痛深悔從初欠斬截遠媿退溪近慚仲氏耳

寄致謙

阻鬱甚矣白雲衲及狠衕便連次付書想入手矣且余之製 國挽當否未曾熟思而苟應矣吳明仲適來論此事以爲旣不受縗便以韋布自處而獨於製挽應 命未免斑駁其論似直截便有勿呈之意仰稟于兄主有別紙汝可叅商以裁定務歸於至當爲可所謂不可不應 命云者必有意旨而遠莫論暈可嘆

答致謙

牙山奠禍必殺逸謙而後已痛矣酷矣尚何言尚何言以伯父劬熹與從弟之純明不能佑一箇盲兒無

復神理失聲摧吽之餘尋究其所由致而終屬冥滋益不勝肝結而膈塞奈何奈何前頭葬埋香火凡百沒巴鼻者都在汝身上擔上加擔姑不欲細商之也抑吾所惜者其人也以仁厚爲質而兼有宏量達見定爲一世鴻儒况欲從我林下有多少好揚摧而今失之矣嗚呼豈不惜哉

與致謙別紙

古之聖賢存心持身莫不以戒慎恐懼爲主至於臨民行事則又莫不以三申丁寧爲教余之冥頑聞道未早到老讀尚書而後始知有此箇道理嗚呼晚矣

又尋常立意以辨黑白判緊歇爲要法而苟未從頭理會則所謂黑白果何憑以辨之所謂緊歇特未定其何在也且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孟津之會累言勗哉以戒之舜之不爲丹朱夫人皆知之矣禹言頗以不緊而若論其洞見幾微則緊莫甚焉以至仁伐至不仁宜無可戒而兵凶戰危惟恐其失著則未可謂不緊大抵如此吾輩之所謂緊歇見白而不見黑則自治與行事多見其疎脫而如聞老實愼重之言申申重複則謂之不緊而掩耳焉觀後成敗未知其孰爲緊歇也家間所討論積有年所後生受漸熏

深矣汝則以氣禀之隣近偏著得緊明一邊而外此刋之爲冗煩證情著發矣今將臨民承事而以此規模行之則其偏枯不周悉良可慮已

訟獄一事辨愿姦覈情僞汝固不讓於人而然事情曖昧情僞萬端苟不以欽哉爲念而又加以緩思徐究焉則忽忽失之者難保其不失太平且如東廊僧賈薑者疑獄豈容以此些小明察而勘出乎以此知其難矣可不慎乎

汝有低看人物之病尤爲害事爲邑宰者自鄉所以下至于房子固宜察其善惡能否而亦必臨之以莊

不以慢視而後可悉其片長寸善而歸於翕受矣如天僊漢汝所謂蠢蠢最劣者而余嘗水碓將致力於數百步外則役浩費廣而僊也忽指澗石之盤陀者曰此可爲碓遂决謀鑿成奇妙無比此里老多智者皆未入思而菴老承天亦瞠乎後以此知人不可低看不惟靡哲不愚亦或靡愚不哲夫如是故所以貴在降心納善採長用中也此外可言者多而臨信忙甚粗舉其綱他可推類而知已

答厚謙

戀中得書慰甚而忌祭奄過不勝愴切未能入叅只

倚松楸酒涕矣此間憂色稍歛靜室安睡閒閱黃卷有味聞汝不住看史已過玄恭以接乎王猛其勝劣大略如所示而皆閒世俊傑生並一時覇略偉然每讀至此令人撫掌稱快此後太極殿一會與謝安石膽量尤有動人處亹亹看閱豈可生厭乎勿怠勿怠

答厚謙

俞郞至見書知苦寒凄楚有難堪還每閱來紙殆欲潸然向來所講幻化名理豈遇一寒而破碎耶尤可嗟惋俞郞來講南華頗相悅以解恨不致汝于傍邊以豁腸肚也

答厚謙

阻久得書若將欣慰而披展卽一病錄也窮之又窮病上添病乃發黃疸之證知經許多辛苦猶未優入安域其爲驚慮何可勝云驥病轉危爲安實爲慶喜汝適巧值而受憂到底苦海益可驗造物之幻弄汝也是宜呵呵大笑出一語咄歎則天下愚人也因此煆煉增益其所不能則亦玉成也汝亦會麼

答濟謙

致兒來領得汝書知侍下仕況安佳慰瀉劇矣信後又半月霜寒凄冽未諳復如何余依遣致兒來留頗

慰悁悄別去又不免悵悵終勝於初不會也聞嶺伯難久文集事將歸落莫可嘆然序文中誤字重寫以送恐大小齟齬不愜於格目也所傳門人言議固時俗所見凡爲儒賢文字例以道德立論鄭重鋪張方成體面云而身意不然竊謂仲氏本以因文入道末後意味亦不以文墨爲輕有不可諱今據實叙次其從淺入深歸宿意思亦不輕而重則何必例套之爲循乎至於詩序亦有所含蓄要人不把做聲病一般看而此則猶不免虛閒意多不當與文序同刊拔而置之可矣

答濟謙

見書知當寒侍過狀爲慰兄主腰痛始慮實深劇方冀引日調治而又因變故耐痛爲靑蕭之伏者累晝夜猶獲神相無恙何幸如之時事亟矣狐嘯虎入象慘而機迫舌戰之窮至於肉薄可怕可怕誠仲之亡始聞而疑凶音之至就木的矣人已所冀待竟只止斯乎此生若浮悲亦無幾矣

答彥謙

得書慰甚又領諸公論辨文字皆理義之奧尤爲眼靑但舜瑞所與仲謙駁者未詳起端何敢覈其中否

而輕作斷案乎徐俟細繹而有復矣吳君明德之說大段膠拘蓋心靈與氣欲所宜分合而融釋者似未致思至於序文章句初不矛盾者未能活看自作紛拏令人悶懣舜瑞所答亦未爽利所釋明德渾心性而言之者未免包籠殆近於騎墻至於虛靈本心之云誠爲大錯蓋虛靈各一其性曲折甚多豈可如是潦草乎恐是汝亦失問而致答者之泚應有近於獐鹿兩邊說也

二字儒佛所通而所爭者本心得失若自弄靈光離遠本眞乃佛者之錯而遽許以得本心可乎自

前解明德者大抵七聖皆迷惟林滄溪看得脫洒而爲說甚快其載於與玄石及朴大叔書者可考誠得細讀以領旨則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寄彦謙

客歲沝茲謂已蟬蛻於新春矣聞以新春之故妄動致傷又困於二竪極可驚嘆人事氣力叅商撑中而行之方爲讀中庸人也只此一端之執便可判書自書我自我也所冀加意善調而善調則本於善讀勖哉毋忽聞純也做策信亦欲攛掇汝皆非好音只欲籠水我耳也余連住驪菴苦文債惱神嘆如之何

寄彥謙信謙

汝輩於此喪（致謙妻喪）雖無服以痛痒相關之情言之豈可恝若路人乎若曰癘媢可畏須以遠迹爲十分道理者則亦有不然我是叔父一間於汝嚴則父兄所在雖矢石交下亦與之同死生於義則然猶且曰各有其父不容通同則亦難以口舌爭也仁義若相奪經權用不同固難細商而竊恐汝輩秤停乎渾一各具者未必得當而駸駸乎趨於薄也昨日士敬來問仍久坐以其欲久視多拘忌而乃能辦此則蓋出一味敦厚不容排抑而然也然計其寸數則十寸也若

以寸數遠近裁量情禮則十寸殺於八寸八寸殺於六寸六寸殺於四寸乃爲親疎等差今四寸爲路人而十寸太厚彼此相形汝輩終歸於薄矣然汝輩天禀豈少慈良而然哉恐所講乎仁義經權者或失其準也彥也能擧所不知之銘旌義聲騰播厚所薄而薄所厚其必不然然有可檢省者義俠外人之所同稱簡薄至親之所見恕以此爲心厚於彼而薄於此則其果出於天理乎是宜細省處也推類相規警爾我同趨於聊厚不薄之地如何如何如何

寄彥謙

離合悤悤徒添襞積加以積雨貽阻戀鬱豈有旣哉卽未委暑中侍學奚似而身上無苦否誠仲比尚同榻亦有何緊商量耶並所紆軫爾余依遣好樓居閒光陰慚媿獨享歸後課業涉閱周禮一部方看朱書意味頗濃長恨不與爾輩相扣發也退溪在都下得朱書閉戶靜看或以暑熱致傷爲戒答曰讀此書令人肝膈皆凉可謂妙詮也爾亦與誠仲亟講節要以爲却暑之道如何如何盛暑著笠可悶鳳樓之韡緬矣京中所貴紗巾不侈者料理投副切企切企

答彥謙

還得汝書忻若對面不以發久而陳看也認得向來侍學得如宜爲喜而近日寒熱之憂則知以熱治而見減亦何至焦擾乎余半萬里周覽陰晴夷險之際每適其便良愧天奉之厚而猶以未造白頂爲遺恨耳玄黃馬背九十日堅坐不欹身亦始料未到惜乎費此氣於虛閒也

寄信謙

別久無聞問際此蕭辰尤無以爲悰也即日淒凜未諳眠息如何場屋失意後作何調度耶不培本地而又滾滾以明春戰藝爲務則誤矣余還山寡悰幸無

呻吟乍往簾洞占得松月於新丈室泓崢寥朗殆非人世未嘗費神而奄有置榻地又可喜也

寄用謙

久未得信忽爲新歲思想又一倍也且問迎新後侍奉安吉而松楸行事得如宜否馳念之極繼以愾然也余餞歲窮谷與一孫孤燈了之悰況可知況添冗齒尤自憎也汝年恰爲志學矣宿歲懶習須盡淨氷融而數數顧影知元服之爲重則庶免爲猖披之歸矣千萬至禱

答文行

今歲非平歲汝書卽吉音况聞汝妹順產得璋何慶如之余經夏谷口虛負碧寺凉風只就陂上松棚讀易道長亦一快事老來難讀而嗜深則氣昌少者未必知此味也漫及之

答文行

向書見之知安侍爲慰霜寒益凜意味復何如念汝窄胸無可展之策除是遠覽東海與大讀南華爲庶幾耳開初越嶺之後汝欲來會則笈南華以從爲可

答文行

在余息憊之道添一講授非討之得然亦不得已也

歲改信阻方悁鬱也奴至得書知能支保而逢新號
慕之狀如在目中此懷愴切亦難勝矣余又添一齡
自怪滾到于此兒時以七旬爲極則欲展志業恐未
及此限今則得年已足而伎倆依舊後生可視以爲
戒也所問看讀次第似已厭薄莊叟有姑舍之意夫
既不造堂嚌胾則亦難强使之眷戀也且經史子集
亦宜博涉固難終身於南華移功於綱目八大家亦
何妨哉讀八家看綱目亦非不可兼之事兼之爲宜
然近來讀歐蘇者只掠取豐樂超然臺之類習其轉
換拈弄而全無事實如申正甫輩皆坐此病而終無

所發明欲讀八家則當就其學問事實處咀嚼探究爲上策如潁濵十策論重臣祿胥吏之類最宜細讀以此較韓文諂諛宰相與送窮進學之屬虛實懸絕蓋蘇家父子長於論史看綱目有可叅互者歐曾王亦有論事可采者並看爲佳

寄文行

余惱暑苦未健賴有潛泠以醒神簡策則全未著課間閲宋鑑不無解頤處人言讀宋史憤結易成瘕此亦偏陋之見也神宗之失明道岳飛之遇秦檜固化見之善幻弄處以點檢得國不正而承以匡義之譎

詐祥符之矯誣天厭甚矣焉得郅三代之治而免一偶之偏耶所以乍示好機而終敗其圖至于己斯亡無足怪者討史譚莊待汝一來而攄鬱未知果可踰嶺否秋夕前恐未易也

三淵集卷之十七

三淵集卷之十八目錄

書

答拙修齋趙公三
與李同甫喜朝○三
與宋伯純三
答申愈

三淵集卷之十八

書

答拙修齋趙公

節過建陽，寒威稍弭，伏惟辰下道體頤攝康勝，區區傾仰，常目在南也。昨者殘誨，獎勉交摯，明示昭曠坦路，使自趨之，直指本地風光，使自得之。雖非其人，爲愧善誘之賜則大矣。敢不策此蹇淺，求所以尋向上去耶。且從前承誨不爲不屢，且多矣，至於太極圖則曾未致思而會疑，故未有以發問也。向進偶以塗聽他人之聚訟者，呈稟其異同，獲聞快示，劈析多少，洒

落方其當機之際精神曉泠如渴得飲心以爲得未曾有無復餘疑及既退歸竟不免若存若亡諺所謂越渠而忘眞謂是也昏鈍如是而可與研幾乎然靜言尋繹之久僅得駁破諸說之大致則除第一圈奉置爲太極以外自陰陽而下諸圈不欲以太極之名歸之至以陰陽中圈爲中虛白處而已終無柰考諸圖解的以中○爲其本體本體非太極而何至若○之爲圈乃無極二五妙合之象而聚而破之所謂妙合之名狀歸於四絡而不歸於一圈此一圈非太極而何二者既明爲太極則誨旨恐不免與圖解翻反

而順此而下爲氣化爲形化一圓而在中者何莫非太極之眞形乎大抵理之與氣難言先後難可分開而截斷而上之挑出而外之者所以明爲本體也爲統體也此之謂不雜形氣之太極及其流行在物則卽陰陽而爲不離陰陽之太極卽五行而爲不離五行之太極以至卽氣化卽形化無不皆然今有指第一圈而問焉曰何物也則吾對曰所以生陰陽五行爲氣化形化之太極而第二圈則曰陰陽太極第三圈則曰五行太極第四曰氣化太極第五曰形化太極蓋其一直串下一直轉去雖所乘異勢所合殊品

而其理則貫故名之不得不曰太極圖之不得不以一圓此濂溪所以明白示人之丹靑而竊瞷執事之意有似愛惜太極之名加諸二五諸品慮或虧損體面侵漫界分者然區區竊所未解且理不可名矧可圖乎然夫旣細意描寫貫以一圓者欲人就向形氣上認取有不雜者存也苟如盛誨二五二化之圈非畫爲太極之象直是表分羣品之圓則何其形疑於太極而義乖於不雜乎伏望逐此疑條快賜辨晰一以開竅啓之迷胸一以折諸賢之訟口若何纔修此而誨牋又落雖有著中痒處而猶未快破疑團故敢

復瀆之紙短不罄

答拙修齋趙公

來辨以陰陽圈中白處爲本體本體爲太極但不可因此而指陰陽圈子爲太極圈子以至下段太極在陰陽在五行云云與固陋書旨似不甚參差而細尋主意所謂太極在其中云者每懸空言之深有慳乎指著一圓之象爲太極之體此其毫分微異而實千里之歧也主理主氣所從而言之固宜有異然主氣而言亦不可不明立太極之名目明指太極之眞象翁之前書辭雖未瑩意則未嘗以氣質之性爲本然

之體直是就圖而言自二五爲二化雖節級有次區圓有分隨其位異其名而若其一圓之貫乎中間則的爲太極之眞象亦不害爲萬物各具源一而分殊前書中在陰陽爲陰陽太極在五行爲五行太極意蓋如斯且有一譬於此天雨時置器於下甕也缶也椀也鍾也小大不同狀而水則一也畫之於紙指而示人曰彼湛湛者水也盛之者器也器大小參差所盛非二水喻諸氣質各具之性發明濂溪畫圈之意其理較然寧如依違於圖象道器之間以太極一圓之象或謂之狀理妙陰陽中圈及妙合圈或謂之摸

氣化五行及二化圖令玩圖者意分而目眩終歸於認理爲氣而不知就氣而揀理乎至於中庸首章之註亦非別義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陰陽自陰陽五行自五行而中含一圓爲太極之體圖之則便一太極圖也恐不須援彼而證此竊自妄臆高明之意太似泥著於本然氣質渾然各一之分其於隨物各具之理狹視而藐之眞若有所虧欠偏單謂不足以當太極之全名名言兹指示兹終不快以一圓之象歸之於太極有若孔子之惜繁纓抑何意耶至於以陰陽中圈之虛白爲太極雖迫於圖解之有據强名本體

妙合圈之一圓被問者之拶搜不得已截斷而歸之於太極然其曰中間虛白云云尋其氣味似異乎周子故故寫出的的示人之本意若五行各帶圈及二化圈子猶不以太極稱許考諸圖解五行則解之曰各一其○氣化則解之曰男女一太極形化則解之曰萬物一太極其發揮圖意一圓之爲太極若是其明白昭著又何必著於本然氣質之偏全苦苦力爭此一圓曰初非形容太極乎濂溪之作圖一則曰太極二則曰太極徹頭徹尾一般太極之眞象無往不肖朱子之作解曰各一其性而渾然太極之全體無

不各具於一物之中吾知其奉此而體會未知如何

答拙修齋趙公

日者賞花之會僕雖顓鈍槩知足下之樂深有所寓亦其洋溢篇翰爛漫天眞咸可見大胸中德輝之發道機之流異乎人之流連光景者矣夫躋足下之堂把足下之觴玩足下之庭實非止一二而僕竊敢以破顏微笑自擬及承盛誨之旨宛轉乎傍人不識將謂偸閒之是喩縱以僕爲不足以知足下之樂而固不曰有不待言語而形見者乎然而已乎已乎吾以知足下牖迷之誠偏勝於惔道之私是以有丁寧反

復愷切懇至而不能自已不得不盡者矣謹乃盥讀再三咀嚼眞旨則不自覺破愁爲笑解頤爲欣軒軒乎如坐風雩之間冠者五六我其一人也從今以往庶知昭曠之觀樂天之方不遠伊邇求之日用而足矣旣感提撕之勤因陳平生敗闕以蘄夫卒誨僕賦性偏滯爲氣躁弱加以蒙養無素直情徑行情之所向每滯於一隅而不能反三事之所交常恐其累身而必欲掃萬馴致年過而立成一罔兩癡漢然非徒如斯而已亦以其胸中草木蒸出藏識每一念至引起千頭萬緒紛不可理以是之乎墳典也則貪多務

廣無從容涵泳之味之乎山川也則勤搜強探無優遊自適之樂夫以二事之可人性情而不惟不得其力也適足助其熱鬧則自分終吾一生永爲長戚戚之歸矣比來適有感悟深以此心之見役於物爲大羞間或危然高坐尊吾德性而忽爾放觀則天下之物元無可擾吾方寸而侵我和樂者然後暢然反身而如可挹太和之眞味及讀中庸又覺此道之在天地無間斷無空缺惟其無間斷也故人之爲道不可爲之於今日而輟於明日惟其無空缺也故不可行之於此地而廢於彼地夫如是故不得不俛焉孜孜

而樂則在其中焉此君子之所以高山景行式歌且舞者也僕之所窺只此一斑而玩而載之於心意思之佳比諸向日躁擾稍似勝適倘能因此而漸入佳境眞得其欛柄豈敢全歸於自己修爲之致乎職足下前後誘掖有以陶成也如霧露中行雖不見顯然沾濕而自爾潤透者此之謂也然念僕向來受病之由足下今日之所當發藥恐不必全以不能深思爲第一主證而抑凝心於靜一徽樂乎太和或者治本之急要矣而前後見教名言允出一主乎窮理而罕聞其及於主敬即其思辨之道而但曰思之又思矣

不舉愼之一字只教廣之又博矣不歸乎反約一句至若端容貌簡辭氣三變威儀亦君子操外安內之一道而或不免過分呵叱大壓以內荏巧飾之獘此僕之私所蓄疑因持以請益乎今日者也且足下賜教旣以鳶魚起案僕其據是而明見可乎夫程子之論此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同一活潑朱子解之曰必此心存主而後可以見天理之流行天人體合之妙存察先後之序斯言也盡之矣夫然其不可以躁擾不寧之方寸領取遠不禦靜而正之實體也昭乎決矣假使有瞥地之見介然之察直是擊石電光

耳終亦身道齟齬事理乖張畢竟德非我德而其所玩而自悅亦非由中之眞樂矣豈不殆哉且天之春秋冬夏雨露風霆無非教也鳶之飛魚之躍亦教中一事也然而詩人之所擇而詠子思之所玩而取義者抑豈不以怡然張翅暢然空遊獨可見從容自在之妙有合於中和之正則而然乎是以於鳶之鬪嚇魚之屈强雖亦生之謂性而君子有不道者焉何則以其血氣麤露天機太淺故也薛公語錄有云柳花悠揚高下可見造化雍容之妙此言吾所深愛而推而論及乎體道之人必也沉涵以養其德性恬愉以

持其氣象淳乎其若愚冲乎其不盈淡而不厭簡而有文其默而藏密也則和順積中其語而應抑也則英華發外動靜云爲靡不與天和翔徉以之賞物而寢卧玄對之趣存焉以之接人而目擊道存之妙著焉如此故樂方可謂從容和適矣方可追三賢之天遊矣若如向者之會主人之適賓賓之應督必以篇富語敏相持淡泊東籬之事幻爲一場戰白旣倦而歸懽意蕭瑟繼之以數日懊悔若於其時保其移盆初氣象湛爾相看客主忘形酌者酌詠者詠留者留去者去以是終日不害爲三賢之同趣而惜其不然

旨哉朱子之說有乎顯若以思公子兮未敢言映發其未盡發氣象妙道精義之蘊多在此間而人每求之於外也昔曾點之春遊遊者十人之多而若必切切相命曰汝必解衣同浴汝必登彼同風汝必識此春興乎則淺之爲其樂而其從容自適之妙必不能形見於鏗爾舍瑟歛衽端拱之際矣今之慕點不可不勘破此意而亦宜卽其鏗爾之初預會其不足之氣象未發之辭氣不徒泥於言詮規規然循枝而忘本似乎其可矣未知足下以爲如何無乃哂其狂謬而揮其不遜也否夫足下披心垂誨提醒窾啓屢已

勤摯矣其能渙然大警興起蹈道之樂則莫今書若
也而獨其謹獨以上直達天德之階梯未免闕然適
此從前疑情鬱然構會因之盡情吐露如右亦可以
答塞向書所責諭言如醉非關不能獻誠而然也雖
然童蒙之吉利乎順巽今乃强爲解事如許此所謂
教玉人雕琢玉者耶願足下恕其朱愚而反以教之
也拜書之日卽作行隔宿忙未修謝踰日而後粗陳
葛藤于玆乍覽筆畫之潦亂可知辭理之疎謬者多
矣愧悚愧悚山中所見蒼峰斂彩黃木葆根白雲冲
默於其間隱若動極復靜摶而反約者然是吾日夕

之玩而于以向晦入息也

與李同甫 喜朝

莫往莫來積有年歲心期雖曰靡替亦不可使聞於他人也蓋失信者宜先發書而懶不卽擧亦不欲費辭分疏惟俟一面以輸寫而未得便矣卽此獻歲恰周花甲緬想靜履益臻頤吉否弟蓬累分耳不合作瀾阿藏修也故爲虎所逐狼狽不可言只令收召驚魂稍親蠹簡而不無介介於墮甑始知定功之劣矣且所留非所樂以延平而不安於建安實獲我心矣梨下書齋云是兄所創建麝過草香倍令人依戀也

千萬冐旣統希兄亮

與李同甫

霜溪秋宿稍紓積蘊爲幸歸後未繼情則懶書有素故也兄札先枉感愧交極但聞俯憂太深毒發泥丸殊用貢慮弟歸定新巢偃息粗適有書盈架而遮眼無業矣只如是送年已矣舍伯所遭一何奇怪困辱非憂撕捱枉費日所快者八面受敵劄劄有精神杜註愈晰宣累掀盡平生與黑水就僻窩講者贓案狠藉逆詐臆不信尤翁於是免矣因此而歷看古今人物身後袞鉞翻覆靡定如王通揚雄以大儒見稱至

千百年之久一經朱子筆剗地埋殺自今以往曾西美村之稱難上於婦孺之口所謂蓋棺事乃定者知其粗淺矣一晤難期聊發狂言千萬何旣所祈加意調嗇副此願言

與李同甫

來時卜夜誠爲欣幸而殘年無幾獲一會面亦何資益之有况彼此氣調頗似迷藏有未相領略者則雖使晨夕相從恐亦無滋潤意味如何如何且盈天盈地有多少合理會事自陰陽五行以至禮樂刑政講之須周遍精切方是學問若復戀著一角看作全體

以爲此事之外更無他事聲色於此筆舌於此徒費
日力於此何暇萬理之窮則非所謂周遍亦非所謂
精切也如兄學問大抵如此向之尼懷年條今則麻
布辨矣自家所執非不的確也其所旁引曲援非不
切緊也諸說之窘遁曳走非不知其然也但不能以
逸待勞而喃喃不已顏子之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定
不如是殆子路之終身誦者乎且不忮不求豈不大
於麻布之辨而夫子抑之者蓋不欲以得小爲足而
使恢了地步也若曰吾有所受不可放過此事以此
承華陽法音接武夷大統矣則竊恐未免孤單非所

謂撑柱宇宙者合乎此豈足爲聖人之徒出乎此豈
至爲夷狄禽獸乎兄言關係甚大而實則無甚關係
且此事之外更有事在此理之上更有理在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豈可以一條布了之乎以兄之文理密
察益圖所以溥博時出庶乎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忝在朋友豈勝大願從前方枘圜鑿固知難諧而區
區願忠之意則决於此矣狂奴舊態固任其一哂而
亦勿疑其工訶起鬧千萬幸甚弟自洛得泄患添苦
於觸炎冐濕歸卽委頓却食食便直下氣力殆盡枕
邊虛無人兄所謂失討云者豈謂是耶令愛誌文艱

幸構呈終是不好蓋情所恻至却覺醜縷可厭持較
夫古人文體大愧簡重未知於兄意如何若字句疵
欠及些少失節處在兄便宜點化耳頗哀老子勿復
來攪可矣

答宋伯純

伏承盛諭示以比來調度杜門深坐以自修二字貼
在額上此意固好而又求問箴砭之言懇懇誠切至
意之下頑迷者其何敢有愛於言而前書所謂合有
面攄者則亦只是索居悁鬱之意非眞有密意妙話
可以奉聞於左右也旣蒙見詰以何辭則抑猶有兩

段可言者向來邂逅得累日陪遊其商品巖泉吟弄雪月之事可謂極其輸寫而獨欠了一件文字促席細講以究其至當足爲餘恨而睽違歲久講評路邈逮在苫塈以後無他外誘有些窺斑於大全語類等書而無可告語則每嘗掩卷浩歎而止此其所欲攄者一也又其一則自有近事有謂座下有抵李之書與罵朴之舉凡其處義殊欠從容甚言之者曰罵朴之時殆拳踢相加抵李書中大段凌踏春翁以座下平日氣象參互其所聞殊不近似然則此言何爲而來也迷兒之來始聞其時曲折大異行言則頓釋其

疑鬱然既史之止雖愧智者而其不爲塗聽所眩則
固已先此矣但書辭中以春翁爲當愧謝於晦谷云
者終傷凌厲其挑惹衆怒一倍譁然以爲與晦谷相
宣爲猛起奮末也亦不爲無端且爭時急或不免聲
氣太厲則謂拳踢之相加雖出於溢惡苟退而思之
覺有近似者則亦惟在自反加勉而已蓋心爲萬事
之根本根本不立而欲以之應事接物各得其當無
有是處夫闡揚父師之志業主張斯文之是非其事
固重且急而然要急不得須使方寸之地從容虛明
庶幾其鑑空衡平而後所闡揚所主張渾然實理中

出非復有開氣所挾雜也然則操存省察之功其可
一日少緩乎竊嘗慨然於今世之所謂檯夯師門紹
明先烈者全昧於内修外攘之義茫然赤地之上只
以爭長較短爲事而至於正心誠意之功讀書窮理
之業皆不免倚閣一邊而所充擴四端只在是非一
路上殊不知旣無田地所爭者只是閒氣耳疇昔之
遊忝與累日周旋竊瞷其德性純粹有足欽服極知
其敦重謹愨高人數等而獨恐於洞見道妙明鑑厤
物者似有欠闕可議夫忠信與好學自先聖以爲難
兼而丁翁所謂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者自是好

說話今若徒恃有美質而不復以格致誠正者點化之則向所贊敦重與謹慤適足爲偏滯有獘而不但其用之狹而已蓋敦重之過或至遇物而凝滯謹慤之甚或不免刻核太至是惟無怒怒則必至於冠裂是惟無疑疑則必著於心本是其氣質之用可畏而不可恃如此自我心胸旣欠了氷壺秋月之玲瓏而所遇倉卒大抵皆豕塗鬼車之紛拏則難平者事相怨一方亦安所不至乎向來多少今不欲提起覶縷而爲座下今日之謀誠莫若杜門深坐自修無辨之爲得旣自云然何煩外贊乎然所謂杜門只是兀坐

所謂無辨只是緘口而已而不就夫本源田地益加鋤蕩養來虛明則一時把持如石壓草一遇不平依舊闖發或至橫潰四散矣豈不殆哉所以竊願座下親切加工於學問大根本上約情研理須令齊進無缺期造夫高明廣大之域而後已到此地頭回思已往所處義所肆辨者精粗也疎密也其盡分也不盡分也必有洞了其然否矣大學書中誠意正心兩段並與其或問語類而研求之最爲急務誠意章所論籠罩自欺之病令人發汗正心章所論鑑空衡平之妙令人解頤於此果能脫落而警悟則超出鬼關方

信其不誣矣而持是而闡揚父師之志業主張斯文之是非莫不自精明純粹中流出矣豈不盛哉太極圖定性書亦須於晨夕幽閒時諷誦涵泳使意味流通必有殊絕功效康節有詩曰自從會得環中意閒氣胸中一點無所謂環中乃先天圖也所謂閒氣乃閒雜意思夫其卦畫象數宜若無與於人而覽之能使人蕩滌滓穢何哉試求其妙而有所默契焉則必有氷消凍釋之効矣凡此圖書玩索之事固座下之所嘗厭飫而愛至望深竊欲其更加新工爾且有一說爲將當有怯時爲儒亦豈不然乎爲文有放膽小

心二門爲學亦豈可一向放膽而不復以小心爲事
乎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朱子載之於小學而
又嘗謂門人曰心有合要大時有合要小時盖時中
之義固有如此者今只知千萬人吾往之爲大勇而
不知有戰兢臨履底道理曰我以此而壁立千仞以
此而追踵孟朱則得無爲孤壘易傾乎言人之不善
當如後患何乃孟子之遜辭而遇遯焚章乃朱子之
弱迹一於放膽之論者於此當作何解至於聖賢作
用與先儒出處語默或涉於微晦則後學闕疑正在
於此此所謂議論安敢到者也夫明道之不辭條例

伊川之不入行狀此其微旨所在不容草率硬判而晦谷於此太多膽以爲伊川甚不滿明道甚之一字亦太突兀是伊川之所未措意而朱子之所未尙論者也此固令人惶恐而至於坐了春風門外尺雪朱光庭與游楊二子各記其一時親炙氣象耳初非敢爲差別而然也今乃扭捏驅使旣失其文義矣因此駸駸遂有貴嚴賤和之義則明道地位亦太低下得非未安之甚者乎尋常往還講磨到此等處一一與高明之意脗合印可無復差爽否晦谷曾有一書於遘疾之前而因循稽復遂至阽此牀席每懷耿耿也

今此筆端橫及頗涉苛摘而其於遠間親之嫌亦不免冒犯極知悚縮難容然竊以公共道理不妨大家商量以歸於至當不有益於彼則必有益於此矣此紙到後雖以轉示晦谷亦非所靳也千萬頁席㪺頭之餘强抒葛藤全不知裁伏惟恕其愚而取其節焉

答宋伯純別紙

擡夯紹明云云

今世以擡夯紹明爲事而有昧於內外之分者滔滔皆是指不勝屈若欲其不避忌諱而直斥焉則頑敢謂雖執事與稚擧輩亦豈能逈超此圈乎嘵嘵然爭

長較短其不爲較父祖年甲者蓋無幾焉而於自家向裏一著恐亦有所未遑且兩先生所遭侵剥於後人者未知其於仲尼之武叔公伯寮如何而然子思之所以紹明者却不以此爲當辨其弘闡家學作爲中庸只是原天人性命之微達學問誠明之極而及其稱揚祖德則不過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止矣至於日月之所無傷者則已付諸子服子貢輩之一二辨討而蕭然不以爲己事竊想其心地眞實氣象脫洒信乎其善能紹明者而因此慨然於今日凡爲兩先生後承者所患無一部中庸不患有武叔公

伯賚輩耳内修外攘之說自朱子書中已有之承襲
爲說非敢創撰而亦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乎向者高
明之示諭則曰杜門省愆將有所云云故乘其機緣
時節入以此說庶覬其犂然有當而乃反齟齬亦謂
伊時早已息馬講道而不料其猶爲常枕戈不解甲
之日也夫箭雨黃屋嬰城自保固豺狼也然或不以
蕭墻爲慮而謀動干戈於境内者何嘗不以六月興
師籍口乎當急而緩當靖而不戢此子有偏便非時
義偏之所在其孰無弊乎必也克去己私尋箇是處
者庶可以免此矣而要之先務内修之說其占地較

廣而氣味差長雖在夫常枕戈不解甲之日亦全然少此不得如何如何如何如頑者人微言輕方懲乎轉喉觸諱圖便於括囊無答觀此衰怯意思豈復有說法度人之望哉然區區所憂乎世學者則誠以專騖外攘爲今日痼弊苟得遇一箇半箇以此爲口實而有助於橫流之過則自知其幸而已

高東溪祠記云云

高東溪祠記果以夷惠者流爲百世師而亦言其中字之獘矣然其正意豈眞謂中行終不可蹈而遂以學夷惠者爲勝於誦法孔子者耶竊謂一時人物之

論與萬古學方之訓要當有別蓋論人物已定之品格則取其彼善於此故曰雖東溪亦可爲師指學問至善之標準則恐其失中而趨偏故謂夷惠爲隘與不恭言固各有攸當而聽言貴乎能擇大學之止至善中庸之道中庸朱子既爲章解句釋其所剖析極於毫釐矣尋常雅言及接引後學論及此旨亹亹諄複不一而足顧未嘗勸人以理會東溪記則學者之所宜刻心固有所在而乃其所願捨孔子而其誰耶聖賢衰世之意固未易知若過爲揣量謂衰世不合復講中字則至善中庸之說曾思之發之也豈只爲

盛世暫行計而在今日則便合束之高閣耶擡一時
人物之論蓋萬古學方之訓吾未見其能擇矣若就
祠記文字而論之則其文義曲折合有消詳所謂一
朝慷慨而有餘百年鑽仰而不足者若不善看便欲
趨夷惠之捷逕而懶向於孔門則大失本旨須知慷
慨非歸宿之地鑽仰在興起之後非欲其安於一偏
將使之趨乎大中如是則彼此皆我之有終始合爲
條理亦可謂會其有極矣至於百世聞風而興起二
聖有同焉而鄙薄之屬于惠也貪懦之仰于夷也觀
孟子之兩下懸註而蓋亦有弦韋之義焉竊瞷高明

之意於朱子微旨求之過深其薄隘斯世則不欲擧一箇中字始懲於胡廣中庸並與仲尼而不願立意如此不惟其尙論古人與憫惻斯世者耻尙失準在成己第一義諦殆亦甘心於批退推其思易天下之意將擧己與人而取正於側立之標則其爲占地若非景朝多陰則便是景夕多風矣況於其執邊之中又似有偏枯者蓋其氣象所近趣尙所主於望望然惡側弁之標格不爲不足而由由然容裸裎之意度似未有裕未知其於矯揉抽添之道果能得當否如或絃韋易治如火益熱則向所謂百世興起者徒爲

嘐嘐者耳未見其能自擇師也朱子嘗論漢儒皇極訓中之謬以爲一字不明禍及無窮蓋非中之爲罪明理之爲難也所以究此訓義倍加審訂命辭無差吾乃沛然然後開示迷塗的若指南縁委曲而抵坦平會萬歧而達十字小大由之俾無窘步凡以爲萬世建中計也以是知衰世之憂政在於學之不講耳正法隱而邊見熾遂使聖路榛蕪斯其爲獘已矣且天下之惡皆從彔一邊來而古來可懲者獨胡廣一流而已則善亦不難於擇惡亦不難於避而惟其有許多般證患故嚴矣而或至賊義方矣而或更好佞

間亦有託於獨行而矜己傲物屹然與回互隱忍者等濟其私歷觀古今若此類何可勝數吁其可畏也已且高公高矣效高公而未至其不爲麤拳大踢使氣罵座者幾希然則刻鵠畫虎之利害亦在人審於取舍耳今且循本而論篤則夷惠不足於大中而邊於聖者也高公求免於假中而邊於善者也學高公而未至者邊於不善者也然則君子之道可不貴中而救衰世者可不以仔細講學爲務乎

所充擴四端只在是非一路上

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即此皆字

便是話頭可見其平鋪說來初非有所料揀也今若曰捨其是非一路而只擴三端則固爲偏矣反是而却曰且置三端而專以是非爲事則一等是錯其枊亦甚豈孟子平說之本旨哉氣質本然之說抑何爲而擧起歟豈謂其三端所發都出於氣質而是非一路獨保其本然耶竊謂原於一性而發有中節與否當矣則四端皆善妄矣則是非亦惡其不可拈一放三也決矣如果以是非一路爲進退三端之宰而在所先立者則其淸源端本尤宜十分是正必其有未發然後其發也直有不言然後其言也中其可苟託

於充擴之名而直以閒氣中爭長較短者參錯其間
冒占已便也哉以若所爲求其善不善之各歸其分
殆北轅而圖之越也何榛蕪之可闢哉朱子所謂是
非之原毫釐有差害生民而禍後世者未必不以此
爲慮而欲救此弊所以諄複於格物致知之訓者勤
矣然欲致知必須端莊靜一涵養本原故曰未有致
知而不在敬者居敬要矣立志又當在先故曰立志
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若其所謂志也則亦曰萬
理明盡一疵不存超然乎氣稟物慾之囿者是爲其
極而非所謂立彼我較甲乙以是爲建立門户者也

然則欲明是非之原儘有曲折其功夫之漸次階級之層累終始不苟如此非可守夫是非二字而謂擴充之已了也況其曰專在於是非一路者自其入頭而已差乎來諭以爲閒氣中豈無是非之可言乎須則曰除閒氣爲是使閒氣爲非是所謂大是非也大是非未判而切切乎小是非是較夫何爲哉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夫以上下二百餘年而只一筆句斷是亦所謂大是非也今若詰之曰胡不詳言彼此之孰善而只如是儱侗說去恐不得無弊云爾則豈眞知孟子者哉且好議論妄是非是亦自謂是是非非而

乃一切禁斷豈伏波之誤歟而考亭之編入小學其
將爲隱恐回互者之一助耶蓋如高明之說則勿論
其眞妄當否凡以是非爲業者只騰口頰可託於斥
邪闢異以承三聖之冢統矣亦不勞兼致博約隨處
體認而取便一路坐收擴四之全功矣天下果有如
此捷逕則人誰勞心而但恐其雜色冒入之弊將使
買豎女子之是己指而非彼馬者白白黑黑具曰予
聖要人作斥邪闢異樣看則未知執事將何以渣汰
之耶且有一說千萬王臣而敢輒發口夫以兩先生
一德同宗如河南之幷出炳然家國之同光若言其

相敬交孚之靡間則試聽於高山清氷之贊詞而可知其昭融終始洞澈幽明是宜世世萬子孫式好靡替也而一朝因甚來由庭戸遽隔楚越參商欲尋干戈其視鬩墻而猶禦外侮者反有甚焉毋論其彼曲此直或短或長而他人說來舉皆曰可爲痛哭以執事之仁厚而試一念及其恐以此爲不當惻隱者乎君子所貴乎道者莫尚於三貴故雖造次顚沛之遽而猶動作威儀之必謹或至仇敵相對處之亦必從容有度今因一有不察而忿懥用事遂使遠近聽聞致疑於拳踢相加也竊謂意雖急於斥邪然不合太

厲聲氣以執事雅執肅括而不免失檢於此則其可以此爲不當羞惡者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推吾不諼之誠以及乎春堂其所致隆夫豈有間乎執事平素之肅敬固宜有在是者而因其一時辨難逼撥到底不覺筆勢凌厲至有遜謝不暇一句當仁不讓義則然矣獨不可以少婉其詞乎試退而徐思念及當日承謦欬祗杖屨之初則其可以此爲不當恭敬者乎惟此三端眞切發現可見其明命赫然而不容揜抑不當疑氣質所雜而更須揀擇也蓋朱子所謂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反身之實者正在於此等處趁

機充擴之外更有何說哉若以其時義緊歇而論之則今日下手惟此爲急向所謂是非一路之論雖權且倚閣可也但恐高明爲學自有規模猶守夫專擴是非之說而謂無暇於三端乎則可復奈何奈何

言人不善遇遯焚章

此段云云只爲放膽小心兩項設此假令以爲孟朱文字中備有此意耳苟能反以三隅而活看焉認得聖賢規模固如是恢廣而吾人所以安身立命者亦不可著於偏局則大意得矣辭不費矣言者與聽者豈不相悅以解乎來敎却是迷藏之甚者言人不善

之辨則曰有爲而發遇遯焚章之解則曰不可遽行要欲拄人之口俾勿出小心二字苟如是言則孟朱書中果只有放膽一門而無復以小心爲言者乎夫有爲而發集註之訓固已如此矣聖賢之言雖有一時因人而發不可據爲定本者然必有此時義然後有此言教豈以其有爲而發而遂廢此一義耶抑孟子嘗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是亦小心底意思政好與舜受堯之天下而不辭及勇士不忘喪其元等語參看若朱子則每每言道理千差萬别不可執一而求又以執德不弘爲

學者之戒試觀此等言語可知聖賢規模固有如是全備者豈容以偏枯意見指殺爲訟亦豈容大拍胡喚做箇主張謂道理之盡此乎如來教所云聖賢作用固難遽學然其可知而奉行者政在其隨時變易不滯於一隅耳在僞學禁時朱子亦嘗開門授徒有天生德於予氣象然又有此焚章一事合以觀之可見其全體髣髴若復任情取捨進此而退彼則得無爲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者乎且放膽自是快事小心亦非惡道則子約之抗疏還他大膽可也朱子之焚章還他小心可也今乃多費氣力裁損子約之

膽氣造大朱子之心量以爲朱子未始小心子約未始大膽則依違和會兩無歸著至於持此括囊之象等彼吽闇之舉謂無參差則尤爲艱窘且內雖勃勃外不勃勃坐視不言終自私嘆而已者尤見其爲弱迹正好爲鄙說之證來諭引此未知其何謂毋寧諉諸聖賢作用而不著註解之爲簡也令必欲究此一段則除却閒說虛心持箇語默二字作一公案參會看來看去左思右想如此之久始於其各一坐地各一爻義上的見其言有當言默有當默勿論其心之大小各卽乎天理之所安持以參揆乎古聖賢所存

之機如禹回同道三仁殊迹者而無不頭頭脗合則方是此一段了不然而有未釋然者則逡廵退步喟然乎夫子體道之廣果有是千差萬别者以爲已造乎則瞻前而忽後以爲獨得乎則一致而百慮惟人事出處語默之無常卽天運進退開闔之在兹信乎義理之無窮而人見之易偏於是讀書益加仔細觀理益加該遍如是則惟此焚章一段或闕疑或默契猶是筌蹄間事而因此而自家所得别有可言者其心胸恢了幾間其眼目高了幾尺講學到此不亦悅而且樂乎今乃不然見人說晝反以說夜爾東我西

不相領略初非出於察言觀理之意則辨説雖健而意味殊淡頑於此不能無慨然耳

明道不辭條例云云

此段不須多費辨説強著註解只看朱子之捴斷則曰明道之不辭條例卽孔子之獵較伊川之事事不放過卽孟子不見諸侯之義蓋天下未有不滿孔子之孟子亦未有誣孟子爲不滿孔子之朱子據此而斷之則庶免其低看明道臆誣伊川錯註朱子之獘矣更何云哉而執事於此猶復叩問不置必欲令頑愚者有所供對夫玆事也伊川旣不自言其故朱子

又不明白說破而今於累百載之下欲以粗淺之見妄揣而硬說自以爲得其徵旨非愚則僭誰敢爲此來諭以朱先生所云不能無疑於明道爲伊川不滿之證則竊恐其未安蓋朱子於此固以不能無疑目之爲未可與權矣今以伊川之不滿同之此例則伊川之學其亦爲未及於權者耶是則所不滿者不在明道而乃在於伊川未知晦谷本意其果出於此乎否乎來諭又以淵源錄深疑之說爲甚不滿之解則亦有不近者伊川之義精仁熟其於去就之際講之密而處之審直是從分金秤上秤來以和靖之眼目

地步固有覷不及趕不上者則何怪其疑之深而觀夫子所以告語者丁寧則知其疑之也不但隱之於心而固舉以質問焉矣此又何害焉今於兩夫子之同氣同道也而謂其有甚不滿者存已難與門人弟子學未至而致疑者作一般看矣況和靖之深疑在於一時而又質問於函丈之間則朱子之據實直書於伊川和靖皆無嫌矣若伊川之甚不滿在於身後而至形於筆削之際則晦谷之以意硬說不獨於明道有嫌而亦有嫌於伊川矣然則深疑之說果可以爲甚不滿之解乎且執事之引此也原其始意固曰

伊川之黽勉既被和靖之疑則明道之委蛇豈滿伊川之意乎語勢則然而旋又有無所低下之說却不免意有衝决而徒勞援證竟無意味何爲其然也明道地位儘自嵬嵬豈以晦谷一言有所低下頹正恐晦谷地位坐此而自低耳蓋禪家者流固有以呵佛罵祖無傷於釋迦達摩者矣若吾儒門法謹嚴諦當不比異教之猖狂無忌憚故以後學而妄議聖賢者例受不韙之責今爲晦谷地而乃以無損於明道爲說則其所分疏適足爲刻地沉埋矣無乃太薄乎和嚴之辨不須苦爭而來諭當嚴而和和非可貴當和

而嚴嚴亦可賤者亦迮之矣但春風尺雪之說正見兩夫子氣象不同而各有極至處非可以差等論也今謂氣象之差別自有不可掩者則依舊有抑揚之意且有一說正好笑侯仲良既並記兩程事而於尺雪下係之曰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據此則即伊川一人而有初晚嚴和之別也今謂嚴和終不無差等則是伊川之學初高而晚低也豈不可笑耶若非命辭偶差則豈猶有些子偏係隱伏於八識田中而不覺闖發如此耶萬一如此深恐爲問學之累不但一時尚論之失而已故敢終言之幸深察

旣承一一批示之教有難塞默謹就其五段宜復者演出葛藤如右方將緘寄之際忽生回惑蓋聞執事

遭悶受侮日以益甚至有尊諱著黃之厄噫其酷矣此時以一言磨切於執事身上不但如諺所謂軟地揷木或恐爲落穽下石以助一邊之張氣揆以時義大非所便頗欲焚去藁草依用遇遯之例矣更思之則今此所商量顯晦語默之道勿論其高下方圓之如何要爲格致一事學問大端則彼外面悠悠者之噂沓多口與此大不干事其何足視以前却而不盡我忠告之忱乎思之反走卒歸於沛然遂此緘寄以浼崇聽未知其於語默時義果能得當否而但見其語多傷直全欠停稱蓋緣平日涵養無素辭命又其

所短肝膈所蘊太半未宣於唇吻脣吻所注八九失眞於毫楮本來如此今覺尤甚寫來滿紙無非忿厲之氣自讀再三不怡者良久雖以執事之廣度善恕而恐亦難堪此苦口且念事多難平言者風波一波滚成萬波小事弄出大事吾見亦多矣說來說去無有了期因其未契痛相摩軋摩軋不已遂至掀露或爲卞莊子之所乘亦難保其斷無此理念及乎此令人骨靑苟有萬一之慮則亦何樂而數數爲此乎狂瞽之發斷以此書爲終始可矣此後縱有來扣之美意味益深奉畱篋衍之外無可爲報要之會面然後

始可兩攄壹鬱而然其太半未宣猶有如右所患者其將柰何晦谷稽答豈敢有什麽意思而然哉實以其書所包綜頭腦大而範圍廣自非精思深究多方叅考則有難爲復況玆衰荒病昏其易辨此乎至於曠歲稽隔則亦太因循宜執事之致疑以不屑爲嘲也然早晚一復矢心則然幸勿以形迹著猜而徐待之如何

與宋伯純

伏承示諭知彼中狂瀾往而愈甚事勢推蕩固無怪其如此而未知更有何許節拍而云然耶以此所聞

言之則黔潭有林遇箕者以未與斥和反攻軒相等語肆然侵斥於老先生云果有是事耶誠有之則不惟無異厦戚厦戚之曾未生意者也在尼徒則作此邪說久矣南漢江都義無異同乃朴泰輔之慝筆而一邊有心腸者猶以為駭惡無倫亦未有據而承用者也不知遇箕何從得之託以扶護春堂而毀冠裂冕如是其肆然耶可知陰受指嗾於酉峰之門者情迹難掩矣這中又有一浮說不旬日間大播於城中有尤翁別集來到某家其中有不可道不忍聞之說凡有口者莫不來問其虛實不勝紛然昌翕即答曰

先人於尤翁固嘗待以函丈矣師生之間苟有磨切規責未始有不可受者今日別集之出不知有甚嚴訓也在不肖體先意之道固不當拒而不受亦不合反學酉峰懟先美之不揚而甘心爲逄蒙反射也决矣假使尤翁本無此說而後人杜撰者則令孫謹厚吾知其必無是事可以百口保之以此以彼別集有無吾有以處之矣爲我謝酉峰之徒曰毋勞心於緝翮交構爲也問者唯唯而退凡此數款設計其用心極慘而其爲計反踈矣噫亦不足挂齒而一片照魔鏡不可不兩相洞照故玆以所聞仰質崇照

答申愈

自頃不利而歸中心惆悵久而不已時復澗阿之中南望太息以溯歸雲已矣不意空谷金玉之音惠然遥枉於半千里地而長牋數百言縷縷諄複表裏殫盡又如此始知其曾留名帖乃能見徹致玆答禮之勤摯而至於陳義甚高稱道太過則悾悾無似者誠知無以堪之惟悉去形迹講究此事之云區區所望於人人者本來有此意思而久矣莫余應也今乃得之於左右則誠非小因緣也左右旣以肺腑相示矣愚不欲復爲邊幅說話而顧此半生敗闕不一納供

於論交之初則亦非所謂傾情倒意而又何以效虗邇而來規益哉昌翁天資偏駁童習不端從初未能抑心俯首恭爲弟子之職則自其支體筋骸全無撿束以就夫俯仰屈伸之則七顛八倒以到摧頹之境則釁逆餘毒神志乖敗方寸七情之會惟哀怒不平之蘊占地最廣慣得心頭長時跳蕩實有摧山沉火之難而無復淵澄衡平之望所謂敬補小學之闕旣未如法將待夫偏致其知以救得一半則從來惡知覺如雕篆聲病之爲痼習者梏之反復侵蝕正見而空寂之誘又叅錯其間當初愛看莊竺文字亦非闕

泥濫求道以及之只欲采其瓌奇以文淺陋之爲計
旣以浸淫之久則其於釀毒招祟而造妖揑怪也足
自有餘然則左右之所訶記誦詞章與詖淫邪遁之
病弊昌翕於此重有所犯而學問之大紀惟明善持
敬二事則自覺於己兩無交涉夫如是何敢以儒自
處而有所云云於論學哉惟是年歲以來齒髮衰颯
便有霜降水涸底意候精力則短於蒐獵與會則闌
於陶寫亦知其此等要非究竟實法而舊嗜外家糟
粕則多是嚼蠟味短獨覺芻豢之悅在大全語類等
書蓋不知何故而自能與心相入試欲暫拋而不可

得更欲一書如此亦不可得始焉開卷而喜如旅遊迷道者乍望鄉山卽其莽蒼半面而宛爾全體之眞固不在躋高造深然後有喜也入其中而亹亹承誨眞若父兄說門內事丁寧反復舉不出家常茶飯而耳提掌示要皆使人奉行無疑也每至其逐人身上千百說病自其五臟係絡以至百骸九竅之互爲標本隨其證情各一治法則惕然若蕩子之見素問輒渾身之覺痛也蓋讀之有未竟玩之有未融隱約見得彷彿而言之妄竊以爲如此况其眞能深造遍觀舉宗廟百官之全而以爲已有者其樂又可言耶於

是慨然永嘆遂有畢命刳心身世兩忘以求之之意仍竊謂天下有簡易之理推之不以條段則艱聖人有明白之訓求之偏於玄遠則迷學者有博約之序循之不以階級則殆夫朱子之爲萬世津梁者功德在此善乎金河西之贊詠曰宇宙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眞眞之一字下得最好世界之方圓橫竪咸歸位分物色之黑白朱紫莫相淆混萬僞伏息一實充塞若是而稱之曰孔子後一人未爲過也然自朱子而言之以其廣大心量豈欲獨擅爲孔子後一人哉老婆心切實欲人人同己而人自不能如教當

時親炙之徒其能發聽信身心者僅有一吳伯豐而不幸失之矣至今數百千年終亦無有乎爾爲是其天資不若歟曰非然也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惟能屈其至敏從事鈍功之爲難有志於聖學者亦多矣惟能致詳下學馴至上達之爲難既能之矣常存夫百無一能之心既解之矣猶據夫益求其解之地優游以趨之參伍以會之刮劘以廣之累積以崇之浸灌之不足又涵泳之溫燖之不足又醲郁之摹畫之不已乃成方圓擬議之不已乃成變化始焉以序而致其詳終焉耐久而歸乎熟此朱子之所以爲朱子

而他人所莫能與至於告之而莫我信率之而莫我從則是所謂獨律靡應孤飽如飢者也朱子於此果樂爲一朱子否乎夫其所以廣設法門曲施方便者固不勝其詳複矣亦嘗和盤託出申以誓言曰試依某言做去旬望無效則斫取老僧頭去嗚呼其痛切矣夫以天下之廣而三萬之日亦不爲不久矣求其能實做旬望工夫亦無多人則朱子之目殆將不瞑於長夜矣豈不悲哉或有謂朱子之後義理旣明不勞講究只有踐履此不惟爲自怠一說其瞎人眼目亦不少夫道若大路朱子固引路之善者也然其所

以引之不過使當行之人飾車兩輪以足步目而行而已猶恐有廢一不達之患則又從以丁寧申戒不一而足今乃反其說於朱子之後曰隻爾輪寘爾行果成說乎朱子嘗論大學而曰不用某許多功夫看其底不出此言又何謂也夫道有體用隨勢而爲向背分合之殊聖賢言之則又微顯詳略之不同故孔子一說孟子又一說則（性近性善之類）從後而和會之者程張程張之於孟子語有異同則（氣質本然之類）從後而和會之者朱子朱子之於程張語有異同則（太虛太極之異同經權人道心之類）從後而和會

之將誰使乎况朱子之說又自有前後參差不容不辨裒歸一則豈可以朱子之不在而苟然放過不思所以竭吾心智乎義理無窮學貴知新朱子之後儘有多少合商量也今之學者大抵心胸淺促本不欲作辛苦活計而又坐爲其自怠之說所欺只據其見成文義略綽意見依㨾指畫曰那箇是道理體面這箇是功夫節次而已全不曾入心思量鍛鍊出來卒然有無方之問不測之刼則其窘立見蓋板本見在之說知能終身株守而石函出地莫辨其爲朱爲陸旣骨之異端知能隨例痛斥而對面楊墨或不免認

賊爲子學無實得無怪乎其到底憒憒所貴乎精義入神者政欲其不可如此竊謂由今之學無變其塗轍以是爲黃屋左纛聊以自娛之計則可矣亦將以纂承夫考亭統緒則吾知其非誣則僭也故曰浮慕其人不若實體其道之爲確誦其言於稠人廣衆不若契其心於幽閒靜一之爲妙心與之融道與之符其言語其文字皆若出於吾之筆舌則坦然由之不疑其行何往而非光霽氣象乎司馬温公嘗有吾以扶教之說朱子斥之以爲自欺欺人何則以其不嚴其彼此邪正之辨而苟爲此陽尊强怒之態隱之於

心其籠罩不洒落殆將有不可對人言者是則物有未格意便不誠其贓驗甚彰而朱子之所勘覈亦未爲過於嚴也凡生於朱子之後以爲義理旣明不須講究者觀此亦可以知懼矣盖玆事體大而任重誠非小小力量所可擔荷而亦非悠悠意思草草功夫所可坐進也亦未有不待師資不費講評而居然得之者又係是公物無古今無彼我要在大家商量使此箇長明不晦昧乃爲大心衆生所立心也如昌翕者日已暮矣無可進步矣區區殘願乞得爲一介蠹蟲以寄息乎考亭書庫少見其衛道微悃而猶以匪

分爲懼也向來諸宗匠信而好古者無復典刑在今日俗學聲利場邊揔是沒話可說是以樂聞賢者之風思受切磨之益乃者如渴而赴之交臂而失之矣於心猶以爲不虛歸者當時目擊箇中實有妙理蘄焉澗阿之中翼然雷天之齋數盆梅菊半架紫陽書其室爲不虛而顧視摳衣之徒儼然整衿便見盎睟風味主人爲不遠也持是而歸以爲新得來往思存實所不去於心目繼以獲此惠問許以所聞見詢旣荷不鄙亦知其因緣幸會不必顏面之爲見自此而澤山涵受之益律呂諧叶之美庶幾有神之聽之也

邇來爲學敢問如何曾聞門下之説大全工夫已經
上口者凡十五卷想今已了業矣朱子每舉橫渠成
誦之説以爲下學第一義其告張元德則曰輪流通
念而覈之不精亦無益惟此用功節度其浮沉遲數
在高明必有劑量而竊欲聞其如何爾今年雨水之
壯殆洚水相埒遠近擧在昏墊緬想山居味道履用
獨能恬適寄聲巖泉亦一一無恙否曾見其谷中茇
滌之功也有未盡窮居之人例不免如此經雨來一
番痛洗發定益淸曠洒落劇令人神往也距衙門北
下幾十步大巖龜伏登之遠峰叅焉俯見數疊水簾

淙射可喜若就其巖左田中作亭或築臺則其瀯泠攸會定愜風詠之趣未知雅意規畫曾亦到此否陋居荒甚苦未有瀠淸瓌奇之觀然能林茂淵深鬱與世遠若在紅綠時節亦堪迎客而客亦何自而來乎相去之遠書札亦非易事念其不可數數也臨玆修復遂一併輸寫葛藤難了猛割止此未由會晤之前千萬以時進學自愛實遠朋區區之望也

答申愈

地遠契淺得一慰問之賜足爲仁恩副之以長札申敎與開譬兼至惻然欲其生之意陳義則高覗然頑

物非所堪承伏紙哀感而已昌翕罪逆不死以迄于今中經前後合襄復見前和之歸土斯皆人理之極痛貫穹壤而忽此歲窮號隕又當奈何惟是一向頑甚善自耐遣返自成壙以來衰麻在身耳食息凡百其異於平人者無幾見憂以致毁或不全則殆過矣至於唯而不對只讀祭禮亦何能一遵古訓乎苟爲遣日或不免翻閱雜書者有之間讀朱子書得其居憂時所與林擇之疏有云哀苦之外無他外誘又痛自刻責以不早用力於主敬至有天理幾滅之悔合下甚次第猶有此等說話其有警於居憂惰身者則

亦甚苦切昌翕於此深所懍惕欲就操則存一句上圖所以補闕贖愆而久慣弛置收拾不上終是創巨餘氣意緒益荒塞苦未有精明新鮮底時節乃知其師友啓發於此少不得不拘遠近苟有可往復商量處則庶其蒙吝之得瘳況如世侍座下事契既敦而臭味不爽者固嚮往所在而特未暇先自請教也承誨諄切太以講治爲急俾此開端而將施以鑴砭焉此意良勤有不可孤頑陋於此其何敢以缺二字爲拘而不從寒泉之例乎從前疑晦不啻山積而遽欲拈起則不知所揀別紙所求教溫舊而已殊愧草草徜

亦勿吝回教得一一逐段批示千萬爲幸他惟進德自愛以時遵晦不宣

蘇堤秉燭之夕亹亹承誨亦旣羅列傾倒而坐此陋約不能應扣如響至今追繹有足歉愧今欲别起問難則浩難拈出請就其舊案未結者而究竟其說亦可爲審問不措之道否

孔顏所樂當作何解

朱子之所以爲朱子在當爲則爲

五行一陰陽之一字當作皆字解

五行土居五數及地與土名實同異

地上尺寸皆天作如何解方爲深妙

正寢所在

右皆高明所發問而當時未能確對今欲得其詳示而往復焉

大學自欺當作如何解小人閒居爲自欺與否欲聞指一之教

此則迷陋所發端而未暢者也

朱書與陳濟論鹽法曲折果如劄疑所解而已耶

曾聞尊有別解幸以成文錄示

三淵集卷之十八